

水过地皮湿

（小小说）

■陈首印

办公室调整,教育工会的陈词调配到信息中心办公。搬办公桌那天,他风趣地跟人说:“我是适应性强的吊兰,要从盆里往外掉了。”

话虽这么说,搬好办公桌坐定下来,他就有些后悔了。当初领导征求他意见,说按办公室调整要求,工会得有一人去其他股室办公。人选有三,一个是他,另外两个是会计和出纳。他是工会排名末位的副主席,说起来是个闲职,从某种意义上讲,他没财务人员重要。听话听音,他主动表态,把“外调”任务揽了过来。

原本一两个人的办公室,突然多了几张办公桌,显得有些拥挤。坐陈词对面的是一位叫龚泽的年轻人,他说话带石桥口音,动不动就是“我搞死你虾蟆鲶”。不知他是对办公室调整有意见,还是反感“入侵”的外来者?陈词听着,心跳加速,但人家没指名道姓,也不好说什么。

原来龚泽负责网管,处理“网”事,令他喜怒无常。他怒的时候,常爆粗口;喜的时候,爱吹口哨。龚泽吹过来的口气有时带着异味,陈词心里难受极了。陈词想跟龚泽直说,可开口后却是“你早餐吃什么”之类的。而龚泽随口回答后,没心没肺地接着吹。陈词便起立,去到窗前,借院内的花草树木平复心情。

这事,陈词不好跟领导说。水泼到了地上,无法收回。信奉上善若水的陈词,有些无奈。水过地皮湿,阅历丰富的陈词像不择土壤的吊兰,慢慢适应了新的办公地。

陈词对电脑只会些皮毛,遇上制图制表等复杂点的,就得去打字社。工会的教职工羽毛球赛,场次安排制表,陈词不知道弄了,龚泽过来帮忙,一边操作,一边说:“电脑没什么难的,多摸摸,就能找到窍门。”看来小伙子不错。

教职工羽毛球决赛那天,赛场边挤满了人,围观者与工作人员起了争执,场面一度失控。参与赛事的龚泽挤开动怒者,高呼:“我是石桥人,谁敢动?”还真管用,事态被平息。负责保卫的陈词甚是感激。

龚泽的老家在石桥。石桥为县域边界,曾几何时,土匪出没,民风彪悍。龚泽曾跟陈词说起家乡的一则笑话:一石桥人在双河,看到争执的两人,从田里爬到岸上,快要打起来时,扔掉手中的锄头。回村后,他跟村人讲,说双河人打架前,居然丢下手头的家伙,真是好笑。由此可见石桥人的尚武。龚泽说,他在石桥长大,浸染其中,自然受到影响,在县城读书时他还跟人干过架。

羽毛球赛后,陈词从家里拿来好茶,与同事品茗。他和龚泽像一杯新泡的茶,渗出清香。没有这次办公室的调整,就没有他们之间的故事发生。

一年后,龚泽被选派为驻村书记。上任那天,龚泽邀陈词同行。车是龚泽开的,不料在村道上出了意外。山崖处,一辆摩托车从有些坡度的山道上驶来。不知是速度过快,还是刹车有问题,摩托车直接撞到停靠一边的龚泽车上。陈词和龚泽忙下车,将人和摩托扶起。人没受伤,龚泽的车,保险杠被撞掉。骑车人主动拿出身上仅有的几百元钱,作为赔偿,龚泽没要。

继续前行。车上,陈词为他点赞。龚泽说,他这次内心极其平静,一点动粗的念头都没有。

到达村部,村主任不在。向人打探,说驻村书记要来,主任骑车到镇上买东西去了。

等了一会儿,一辆受损的摩托驶进村部,是村主任。主任见拖着保险杠的小车,赶紧上前招呼。

原来是他!好险!龚泽习惯性吹起了口哨。

奶奶的身影

■彭建华

在心灯的照耀下,一道身影穿过岁月尘烟,呈现在我记忆的屏幕上。白云苍狗,弹指四十一年,虽物是人非,奶奶的身影却愈发清晰,时常回放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,不断给予我温暖。

在我的记忆里,奶奶没有在生产队里出过工。那时家中七人,还喂了两头猪,养了七八只鸡和几只大洋鸭。白天里奶奶就负责家务,有了空余时间,便纳鞋底做布鞋。到了夜晚,奶奶几乎都是在纺棉纱。

那时家里只有两间半屋,我就跟奶奶住在那“半间屋”里。虽然有了电灯,尽管只是十五瓦的灯泡,奶奶还是舍不得用。她从后山枫树上砍一些带枫骨的树枝,傍在一只破碗里,点燃了当作灯来用。

枞膏灯火昏暗,每天夜晚,我醒来第一眼看到的,就是奶奶和她的纺车映在墙上那巨大的影子。奶奶一手摇着纺车,一手牵引着被搓成狗尾巴一样的棉花棒,一缩一伸,棉花棒变短了,纺车上的纱团变臃肿了,漫长长夜也就在纺车“嗡嗡”声里悄然流逝。

童年的我,懵懂无知,居然将奶奶映在屋墙上的纺纱身影当成电影看。现在想来,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”,奶奶出镜“电影”里,不仅给我上了启蒙人生第一课,更让我感知了奶奶那一辈人为子孙后代付出的磨砺与酸苦!

十三岁那年的一个晚上,睡梦中的我突然发出一声“哎哟”喊叫——右脚弯内侧毫无来由地剧烈疼痛。略为懂医的奶奶检查后说,是中毒,得赶紧到井子冲余医师那里去治,拖下去,华仔的脚会毁掉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,一是家里没有余钱,二是“双抢”时节没有人帮忙,如何去三十里路外的井子冲就医?

在父母哀声叹气一筹莫展之际,奶奶却有了动作。她拿了一把竹扒子,在院子里捉了一只鸡,又用一个小布袋盛了几个焖红薯,然后用一根绳子将鸡和红薯扎在一起,双手一举,就挂在了我娘的脖子上。做好了这一切,奶奶催我父亲:“你背华仔,玉英和你一起去井子冲。”

父母一下有了主心骨,两人出了门,一直往前冲。我趴在父亲背上,回头往后看,奶奶迈着一双“三寸金莲”,也在追赶着我们。奶奶气喘吁吁,不停地嘱咐着:“那鸡是医药费。医师要就给他,

不要,就卖了钱再给他。”

我看着奶奶步履踉跄的身影,眼里的泪水抑制不住流了出来……

我们家乡有一种糯米酒。夏天天热,乡亲们劳作回来,从缸里舀出一碗糯米酒糟,悠悠地喝下去,整个人立马神清气爽,痛快至极。如果是冬天,把糯米酒倒在锅里煮一煮,再加个鸡蛋,佐点姜末葱叶,一碗“色香味”喝下去,温暖便慢慢洋溢全身。

奶奶是煮糯米酒的高手。我上高中时刚十四岁,学校离家十五六里,每周回家拿一次菜。一个周六下午,刚进家门,我就闻到了酒香。揭开床头边条几上的小瓷缸一看,糯米酒糟正咕咕地冒着香醇、甜美的酒气。我哪顾得上揩干直流的口水,拿了小汤匙就肆意地吃了起来,后来,不知不觉就伏在条几上睡着了。

许是喝多了,心里涌上一股难受的燥热。突然,我梦见自己进入了一处桃园,清风拂面,舒畅不已,一激灵便醒了过来。刚睁开朦胧的双眼,我便看到了坐在旁边凳子上正打着瞌睡的奶奶,她还在摇动着蒲扇,为我送上一份清凉。

奶奶瞌睡中摇扇,那道身影溢出来的情感,比糯米酒更浓郁,让我一醉数十年,永远醉倒在幸福和温馨里。

18岁那年,我开始学骑单车。虽然在后座上绑了一根扁担,心里却还是慌乱,腰杆扭成了麻花,双手也撑成了木棍,随着单车的跳“舞”,车轮也开始在地上写“8”字。“哗啦”“哗啦”……我一次又一次摔倒。随着信心的七零八落,我在心底大喊“不骑了”,推着单车就要往回走。

“再等等!”是奶奶在喊我。奶奶快八十岁了,也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我学骑车的岔路口。她先递了毛巾让我擦汗,然后对我说:“骑车不要老是盯着龙头。看远点,就看前面的路,大胆去骑,我保你没事。去吧!”

奶奶的方法果然灵妙。因为看得远,对前面路况把握准确;因为看得远,不再拘泥眼前的一得一失;因为看得远,自己的大脑及身体各个方面就有了更好的协调。掌握了骑车的要领,我很快就能骑车上路了。

奶奶挥手岔路口,一脸慈祥。后来,这道身影成为我人生路上的一座雕像,连同着“看远点,就看前面的路”这句朴素的话语,都储攒为此生无比宝贵的财富,让我不断汲取前行的力量。

春天的菜市场

■蔡 英

有事没事,我都喜欢去菜市逛一圈。

清晨,空气带着轻微的凉意,我悠闲地骑着自行车前往菜市场,一路繁花盛开,一路鸟语婉转。沿途有二三家公司,工人们穿着蓝色的工装,昂首挺胸地走进大门;马路边还有幼儿园,孩童们睁着大眼睛东张西望,小女孩的小辫子扎得东倒西歪的,憨态可掬地与家长告别,一切都那么生动有趣。

超市里摆的琳琅满目的时令菜,大多来自大棚,农村出生的我吃不习惯,所以经常跑远路找本地菜。自然成熟的蔬菜水果,依时上市,格外鲜美。天晴的时候,菜农们坐在树下贩菜,远远望去,就是一幅浓墨重彩的市井风情图。漫步于一个个露天摊位,满目鲜活,满目青翠。鸡鸭鹅鸽,鱼鲜虾鳅,活蹦乱跳。小菜用稻草扎成一把把,带着新鲜的泥浆,鲜嫩欲滴。案板上的排骨筒子骨前腿肉里脊肉,随喊随砍。烤鸭荷叶鸡酱牛肉,散发着浓郁的油香。泡菜浸在玻璃瓶里,红红绿绿,煞是好看。竹篮里的鸡蛋鸭蛋鹅蛋,泛着天青色的光泽。

春天这个时节,本地菜极丰富。本地的香蒜相对于大棚蒜要细瘦,根部呈红色,又香又辣。香莴笋的叶子还带着露水,味道微苦。一堆堆冬苋菜茎叶肥硕,叶子下火锅,茎干切碎炒豆豉辣椒,极爽口。雪白的蒿头摆在竹篮里,一青二白,赏心悦目,清炒或烧腊肉都好。紫色的红菜苔,青翠可人

的大白菜,圆而肥的包菜,看得我眼花缭乱,心情大悦。野菜也多,一把把野芋水灵灵的,一苑苑胡葱肥嫩嫩的,一篮篮野蒿子散发着微微的药香。还有细嫩的荠菜,连根带叶滚动着晶莹的露水,用来下火锅,或包饺子,有清新的山野气。野蒿子和清明菜用来做粑粑,口感独特,是老幼皆宜的美食。

主妇们围着小摊,一边挑拣肥嫩的油菜,一边交流烧菜心得。有人说,我们家喜欢吃烫油菜。有人说,清炒好,放点干黄辣子。有人说,我家孩子喜欢吃排骨烫油菜的干锅,煮得香喷喷的。还有人则感慨,油菜一身都是宝,嫩时做菜吃,开花时赏花,结籽后打菜油。隔三岔五,我喜欢买把油菜,三四元一把。用开水焯下,再捞起来切碎;在锅里炒干水分,捞起备用;然后将肥肉下锅炸出油,盛起油渣;再煸香蒜蓉,爆炒即可。就着这碗烫油菜,忍不住多吃半钵饭。

逛着逛着,居然看到一小堆香椿,紫红的嫩尖像燕子的尾巴,用稻草扎成一小把把。很多人围拢过去问价,八元一把。有人嚷,贵了点,才这么一点点!戴着草帽的爹爹慢言细语,真的不贵,这是头趟椿,才发芽的嫩尖尖,闻闻,多香!有人把香椿拿到面前闻,真香,香得有点呛鼻。老爹爹面带得意地说,我家这棵香椿树,还是我做细伢子时栽的,树龄比你们大多了。

春日逛菜市,犹如走进本地菜的“大观园”,满眼欢喜,心花怒放。



制图/何 芬

皮影戏

■吕振华

反复背熟一个地名
 踉跄遗落的月光

父亲刚落座
 皮影戏就开场了

铙钹骤响,生旦净末丑
 像弦上的音符,阵阵拨弹

一招一式,眼中清脆吐词
 唱念做打,内心一颦一笑

旧时的舞台,正在换装
 父亲满脸幸福,红晕泛飞

牵一线春秋,可以煮酒
 论英雄,评天下

春雨有情

（外一首）

■石泽丰

一整夜的春雨
 给荒野播种生机
 今天还在继续
 那些若无其事的云
 把阳光藏在背后
 我确信:欢愉的目光
 有些不安分
 崭新的雨水
 扶风的琴
 落在人间
 潮湿了草木的心
 远处,轻纱覆盖竹林
 花朵用自己的来世
 换回果儿的肉身
 看我。母亲笑了
 她说她想起了两件事
 一件是披着绵绵春雨嫁给我父亲
 一件是我在那年春天出生

夜幕筛下过往

找遍俗世
 没有哪一把筛子
 比得上星空下的夜幕
 能筛尽人间事与物
 只剩下唤不回的流水
 只剩下唤不回的流水
 只剩下唤不回的流水
 星星在我泪眼里燃烧
 露水反光。今夜
 天幕过于澄明
 我担心那些若隐若现的蔑
 不能承载起人类问天的痛
 我不敢轻易低头
 怕灵魂上的那一方净土
 因为沉思长满纷争的往事
 我祈祷:月亮这个小沙弥
 一如既往表达好孤独